

温柔的杀死 Koroshi Kata Tokio Tsumori 下 龙的方法



津守时生

温柔的杀死 *Koroshi Kata* *Yasashi Ryu* 龙的方法

TOKIO TSUMORI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津守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柔的杀死龙的方法/津守时生编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5

ISBN7-204-08768-2

I 温… II 津… III 中学生—学生生活 IV.G64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206 号

温柔的杀死龙的方法

津守时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济宁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8×200 1/32 印张:6 字数:100 千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4-08768-2/1.1826 本册定价:19 元

YASASHIRYONO
KOROSHIKATA

CONTENTS

目录

温柔的杀死龙的方法

——津守时生

第五部

第一章 誓约者的决意	4
第二章 魔道王的祝福	21
第三章 风暴之中	42
第四章 龙们的战斗	63
第五章 誓约者们的决战	92
第六章 日复一日	116

第六部

◇快乐的邂逅龙的方法◇

第一章 王的出走	124
第二章 阳界之龙	137
第三章 阳界之龙(二)	146
第四章 龙之誓约	161
第五章 合流	173
第六章 大团圆	189

◇悲伤的杀死龙的方法◇

第一章 第十年	201
第二章 共存的岁月	222
第三章 正午的闪电	238

温柔的杀死 Koroshi Kata Yasashi Ryu 龙的方法

TOKIO TSUMORI 下



津守时

CONTENTS

目录

温柔的杀死龙的方法

——
津守时生

第五部

第一章 誓约者的决意	4
第二章 魔道王的祝福	21
第三章 风暴之中	42
第四章 龙们的战斗	63
第五章 誓约者们的决战	92
第六章 日复一日	116

第六部

◇快乐的邂逅龙的方法◇

第一章 王的出走	124
第二章 阳界之龙	137
第三章 阳界之龙(二)	146
第四章 龙之誓约	161
第五章 合流	173
第六章 大团圆	189

◇悲伤的杀死龙的方法◇

第一章 第十年	201
第二章 共存的岁月	222
第三章 正午的闪电	238

温柔的杀死龙的方法

登场人物介绍

亚肯杰尔



美貌的前圣骑士，有“闪光”之称。为人高洁，由于幼年时的伤害而很难相信他人，是乌兰波克令他敞开了心胸。爱称“亚克”，有着能够使用古代魔法的强大魔力。神圣统合军的统帅。

乌兰波克



幻兽界的现任龙王。向亚肯杰尔誓约，与其深深相爱。曾有着必须为阴阳两界牺牲的命运，好在得以免难。可以使用凭依魔法令自己的祖先龙王们暂时复活。爱称“乌兰”。

炎烈王塞法伊德



乌兰波克千年前的祖先。是与圣女王娜迪亚立下誓约，为了避免大灾厄而发动了世界二分大魔法的炎之龙王。变成人形时是位开朗幽默，爱开玩笑的红发男子。

魔道王丹达里昂



有古代精灵族混血的人类，将近四百岁。曾建立统一王国，魔力强大，由于深爱的龙女王之死而发誓报复世界。实际上是亚肯杰尔的外祖父。目前是白银龙的誓约者。

白银龙拉塞尔格夫



曾经与乌兰波克争夺王位并落败的白龙。对乌兰执着到病态的地步，让乌兰很讨厌他。即将死去时被魔道王召唤到人间界，并被迫与其誓约，实际心里很不服从。

雷牙王阿尔法多



乌兰波克的祖先之一，世界二分后第一位为两界平衡牺牲的龙王。稳重、高雅、富有领袖气质。以深厚的父性之爱爱着光王。得知光王因自己的死而失去笑容后，悲痛地重新沉入长眠。

第一章 契约者的决意

葬礼结束的翌日，总本山全体陷入了庆典结束后的虚脱状态。

说起来葬礼本来就带着浓厚的祝贺意味。因为死者的灵魂为了成为四相神伟大意识之一而上路了。

所以被留下的人们，是不可以发出会带回死者灵魂的悲叹的。如果因为对所爱的人的悲伤而拉住了他的话，灵魂会迷失前往常世之国的道路的。

为了送别仅次于教皇地位的大神官，整个城市都参加了祝祭仪式。

在总本山来说是第二地位，但是对各国首都来说只有一个的大神殿首座的大神官，在这个国家的宗教世界中不亚于国王的驾崩。

在附近的神殿作出吊唁的祈祷后，兴奋的人们为了参观盛大的送葬行列而集合在大神殿的大广场及其周边。

偶然在总本山的巡礼者们也加入了，主要的大街和广场都塞满了人群。

以这些人们为目标的小吃摊到处都是，杂耍之类的卖艺，还有最近普及的精密圣画的版画商，卖向送葬行列投掷的鲜花的卖花女，更加煽起了祝祭的气氛。

以酒馆为首的餐饮店人潮汹涌，极度忙碌。

小偷横行，就为有没有踩到脚的小事而发生的争吵，平时反目的人进行的决斗，等等等等，让各处都骚动非常。

消灭民间的犯罪的，是集合了城市代表们的参议会所运营的市厅所属巡逻队。圣骑士团只是保护教团的私人军队，只要不是与教团有关，他们就不会插手。

城市居民的话题，比起大家都不熟的大神官之死来，更集中在没有参加送葬行列的圣人和幻兽龙身上。

担任着酒馆和饭馆责任的旅店老板娘们很多都兼任情报通。她们把教团各种各样的情报告诉巡礼的客人，为他们提供更丰富的旅程也是他们所付的费用的一部分。

不只是有如好奇心结晶一般的巡礼者们，因为整个城市的人们都以和

教团相关的工作维生的，谁都对教团的内部情况很是关心。

老板娘们从每日为教团筹措食物的商人那里选择材料的同时，也得到各种各样的情报。深知此理的商人也就用心地讨好负责挑选食材的侍女们，从她们那里收集有关教团变动等等的最新情报。

这几天里，宫殿的侍女们都醉心于身为原圣骑士的真正的圣亚肯杰尔的话题，而这也正是老板娘们最关心的情报。

其他还有负责大神殿修复工程的石匠们会来到店里，也会说些自己的所见所闻。

如今惨状目不忍睹的大广场，是教团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场所，所以必须尽快平整地面，铺上石板回复原样，可是原本装饰着壮丽的浮雕和雕塑群的大神殿的正面部分，也只能先做些应急处理而已，要完全修复的话，需要许多熟练的石匠长时间的工作才行。

一开始，大家还激烈地非难着破坏了圣地的大神殿、损害了教团威信的神人和他的守护龙的行为，但从酒馆的老板娘们那里听说了真相之后，就一起转变成对教团与圣人双方付予同情了。

因为教团方面弄错了真假，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圣人为保护龙而身负重伤，看到这个样子，守护龙会震怒也是理所当然的。

教皇的外孙女，圣骑士团西面队的队长，知道了大广场的骚动后飞马过去，确认对方正是圣亚肯杰尔本人之后，马上使用了治愈的咒语，拜此所赐，教团终于没有做出糊里糊涂地杀死圣人的蠢事——

“都是冒牌货出现的缘故！全都是那个家伙的错！”

“好脏啊。嘴里全是食物就开口说话啦。爷爷。”

还没从昨天目睹华丽送葬行列的兴奋中冷却下来的巡礼老人，为着午餐时旅店老板娘所说的话而大大光火。

被父母命令陪伴祖父同行的孙子，在对影响了周围的祖父发出抗议后，发挥出了年轻人的好奇心。

“那位貌下的外孙女小姐是位美人吗？”

“那当然是位很漂亮的人啦。她可是有着教都王家和貌下的双重的高贵血统嘛。可是当她和其他圣骑士们一起来的时候，却完全不会因此而自高自大，是位通情达理的女队长大人呢。”

圣骑士毕竟也是普通人，离开纪律严明的工作地时，他们也会来街上的酒馆喝个酒透口气。

但是他们毕竟不太想让市民们看到自己有违立场的样子，从过去起就只去固定的店。

“年轻又英俊的圣人大人，和貌下美貌的外孙女小姐。这会是很合适的一对夫妇啊。”

“爷爷，你怎么又突然下这种结论啊。这也要看那二位是否彼此有意，而且首先圣职者是不能结婚的啊。”

“圣人大人也是圣职者吗？”

“他是仅次于貌下的伟大的人，所以难道不是那样吗？”

年轻的孙子，虽然对照顾祖父有点觉得麻烦的样子，但他们是很好的谈话对象。

老板娘听着那两人令人微笑的对话，暂时停下了收拾空盘子的手，自己嘟哝了起来：

“……可是这么说起来的话……的确是非常般配的呢。”

无从得知市井中的人们一厢情愿的愿望和流言蜚语，亚肯杰尔要列席新的圣骑士团团长任命仪式，然后又要和教皇召见的城市中的重要人物会面，度过了忙碌的一日。

虽然没表现出来，但亚克也感觉得到，教皇他们很欢迎幻兽王不在这件事情。就算相信是心脏病发作，可是亲眼看到芬奇大神官落得那样的死法，他们会想要离这个非人的生物越远越好的想法也是自然的。

亚克想起了炎烈王的话：

“害怕讨厌幻兽的人类多得像山一样，可是能体会龙的痛苦、为他们流出体贴之泪的人，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就连住在同一个世界的千年之前也是这种状态，就算没有什么大灾厄，大家也是无法在一个世界共存的吧。

听说精灵族（ELF）就是疲于与人类共处，才从这个世界离开的。

人类不但把自己的狭窄心胸和好战性格用在了其他种族身上，面对同族的人类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可是，正在失去魔力的人类已经没有分割世界的力量了。总有一天，双方中的一方势力会对对方发动战争，直到杀光对方之后才停手的吧。

总算能一人独处的夜里，他考虑着这些事，本来打算给在福缙的多马写一封信的，结果写来写去写不好。

其实难以落笔的原因还有一个。

因为信的内容，根据是利用教团的途径来发，还是向民间的邮递员支付费用来送，会有多少的不同。

通过教团的路子可以比民间的快很多到达，因为是亚克拜托，自然也不

会向他要求运费。可是，逢坂和藤京的间谍肯定会把内容读个干净。考虑到这一点，只能写不构成问题的事情。

通过民间邮递的话，不但近些年来费用高昂，而且还很花时间，随着因战争而灭亡的国家的增加，袭击旅人的盗贼也相应地多了很多。

如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平安地结束授予圣人称号的仪式就踏上归途的话，可能人会比信还要先到。想着干脆还是通过教团吧，可是写着写着又有太多东西想要告诉多马和克罗蒂亚了。

为无法决定送信方法而犹豫了半天，干脆写两封信吧？这种优柔寡断的考虑在脑海里浮现了。

因为这个，他又想起了那个会让克罗蒂亚高兴的、可以换成军资的黄金箱子，还有那时时会想起来，但根据当时的情况一拖再拖的光王的亲笔信。到了现在，他终于有打开信的意思了。

龙的化身与其他人都不在身边，也没有要做什么事情的预定。

找不出读不了的借口的亚肯杰尔做好了觉悟。

光王卡莱尔自从失去自己的龙那一天起，也彻底失去了笑容，知道这件事让自己对读这封信更感到了恐惧。他如果写下了自己的痛苦的话，自己一定会完全与他共鸣的。那是更加痛苦的事情。

因为经历了出发时意想不到的种种磨难，行囊袋子已经又脏又破了，打开袋口，拿出了放进去就再没动过的上衣口袋里的信。

用刀子开了口，把里面保存完好的一张羊皮纸摊开来。

文字大小整齐，笔迹端正，一丝不苟。与现在占主流的直线形字体不同，是大量使用近乎圆形的弧线形笔迹的独特字体。

虽然不是像炎烈王的信那般的美文，但是仍然充满了难懂的古代语言和复杂的动词活用，亚克的视线在空中浮游着。

如果是写成魔法书的神圣文字构成的咒语，就是出自千年前，阅读也绝对不会有问题。

神圣文字是有魔力的，它能够传达书写咒语者的意志，绝对不会有同音异义词语之类的误读。说得极端一点，如果作者写了一个“犬”的单词，那么后世一定会读作“犬”，不会有任何例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宝珠只传授给有相应魔力的人的古代魔法的魔道书也是一样的。

精灵魔法的魔法师学习咒语的魔道书则与一般的书籍一样，实在太古老的就需要解读古语的研究者了——基本的魔道书大部分都在各个时代进行过修订，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读起来并不简单,但也不想拜托古语的研究者翻成廉价的现代语,亚克就把这作为对自己学识的考验,开始读了起来。

给和我同样爱着龙的你——

这并不是给后世知道我行为的你的、对我自己的辩解。之所以不能留下这封信,是因为我的软弱,也是利用了同样身为龙的誓约者这个立场的、我的依赖。

读过之后,就请你烧掉它吧。

这是浓浓地体现了光王的迷惑的文字。就连贴在箱子底板内部的这封信本身也是,很可能连存在都不被人注意到就消失了。

如果顾虑读的人的辛苦的话,拜托你的态度再毅然一点好不好啊,亚克苦涩地想着。

可是,如果是那个魔道王留下的书信的话,就根本不会有光王这样对阅读者的顾虑和担心吧——这样想着,他端正了礼仪读了下去。

刚才,作为对把苦难强加在国家多数人民身上的自己的制裁,我服下了慢性的毒药。为了珍重我的友人们,我要死得让他们不知道我是中毒而死才行。

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这是圣王的理想,然而这个理想在她之后的第三代就早早地破灭了。而我之后的情况也绝对不容乐观。

为了从再次发生的大乱中保护人类与幻兽——不,对身为誓约者的你,我无需隐藏真心。为了不再有龙死去,我这十几年来,一直寻找着我的龙阿尔法多所说的“失落的秘法”。

许多的人走上了不能再归来的旅程。念及他们充满苦难的旅途和悲惨的临终,我就不禁黯然,这几年来,我一夜都未曾安睡。

但是,不用再牺牲民众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为了能把秘法的宝珠送入你的手中,做了我能做的最大的努力。我相信,只要得到放着这封信的箱子,以你和龙的话,一定能得到宝珠。

自从失去阿尔法多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是在这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下生存下去的。如今这终于不再是愿望,宝珠就在我的眼前了。看到手中的宝珠,我想你不会再认为我是白白地把人民逼迫到死境的无情的王了吧。

所以,这封信也许就是我的人生的一只蛇足。但即使如此,也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情,所以我把这些写给你。

不知不觉途中就身体僵硬的亚克,读到这里无力地垂下了肩膀。

虽然没有每一句话都解读正确的自信,但相信自己能把握文章的大意。

雷牙王谈到他的卡莱尔的时候,一直说他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公平,有着直爽的性格的人。

正是那个性格,让他采取了“作为对把苦难强加在国家多数人民身上的自己的制裁,我服下了慢性的毒药”的冲击性的行为吧。

虽然选择了自尽,但他还顾虑着被留下的友人们,不想让他们难过。光王是温柔的,这种对自己的严格和对别人的温柔,让亚克异常地心痛。

那位与他们一起为了建立统一王国而共同战斗的魔法师,对枇杷湖的大乌龟说是“卧病在床的卡尔”的托付。看来光王那悲伤的关心并没有白费吧。

那位魔法师,就是在光王的雕像背后刻上悲哀的抒情诗的雷牙王的好友罗兰吧。

信还在继续下去。

和他所写的一样,之后绵绵持续的,都是光王吐露的自己的心情。

读着读着,亚克的双眼就含满了泪水。

不得不一个人生活下去的卡莱尔的悲伤与苦恼,直到最终相会前,一直都没有发现幻兽王那世界祭品的命运的自责,还有背负着那些仍然持续着的对龙的爱情——

对也曾被逼迫到几乎失去乌兰波克境地的亚肯杰尔来说,那是似曾相识的感情。

这封信是光王卡莱尔的遗书,也是作为龙的誓约者而献给阿尔法多的、自豪地宣誓永久爱情的誓约。

亚肯杰尔用双手捂住脸,哭了。

为什么自己没有让雷牙王读这封信呢。读了这个,就能得知卡莱尔的心情,从而拯救阿尔法多了。

不想再让龙受到伤害了,可是正由于愚蠢的自己的胆怯,更加深深伤害了雷牙王。

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如果是雷牙王的话,一定会笑着原谅自己的吧。而和自己同为誓约者的光王也会理解亚克的心情,不会责备自己的。

可是,如果主张自己也经历了充分的痛苦的话,那就说明自己也经历过卡莱尔临终的心境。这样的话,绝对不能责难阿尔法多会如此悲伤。

正因为同样身为龙的誓约者,所以自己对光王留在信上的思念从心底

感到了共鸣。

——因为是誓约者……？

和自己极为相似的魔道王的身影在脑海中复苏。

想要破坏所爱的龙牺牲生命而保护下来的世界的他——却是不同的。

杀死了前代幻兽王，又把新得到手的龙当作道具来使用，不知羞耻的他——

作为同为誓约者的人，必须要杀了他才行。为了龙，为了世界，也为了守住过去的誓约者们的真实。

到了这个时候，亚克心中第一次产生了对最终决定的强烈意志。

写好第二封信，正想要上床休息的时候，亚肯杰尔的房间来了位深夜的访问者。

是很明显地忙碌到昨天的疲劳与今天的叠加在一起的非莲达。

眼下挂着大黑眼圈的女骑士，向着请她进来的房间主人道歉。

“抱歉这么晚来打扰。刚从狻下的私室回来，心想着必须要和你秘密谈一下才行，就马上跑过来了。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时间。”

“我无所谓，你一直工作到现在啊。就算是外孙女，狻下用你也用得太狠了吧？”

“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正是要对外孙女说话，没办法。卫兵的换班时间都已经过了，要找也找其他的圣骑士嘛——呐，礼物，瓦雷莉夫人送给你的。”

她随便地递来一包包在纸巾里的东西，亚克看了看里面后马上又还给了朋友。

“虽然很感谢夫人的心意，可我不喜欢小甜饼。你就拿着吧。”

“夫人烤的小甜饼可是绝品啊。先吃一两块再说比较好。”

“一边听你的话一边用这个做茶点吧。现在已经过了叫服务的时间了，我的房间里也没有任何吃的。葡萄酒倒是，要喝吗？”

为了幻兽王回来的时候就能喝到，就叫服侍的人先准备了好几瓶来。

好酒量的女骑士稍稍想了一下，谢绝了。

“算了吧。这个状态还喝酒恐怕不是当场睡着，就是烂醉如泥了。”

“你要睡就随你，烂醉可就麻烦了。这里的家具看起来都很高价的样子，我可不想在贵宾室之后再毁掉一间房间啊。”

“太夸张了。我顶多顶多只到抓着椅子脚挥一挥的程度而已嘛。”

“顶多顶多，还而已。会听到这些我理解不了的单词是因为我幻听了

吗？——那么以水代酒好了。”

坐在扶手椅上的菲莲达，随便地就打开了放在桌上的甜饼包。似乎是为不知道该从哪个开始吃起在犹豫，她对去床头柜边拿水罐的朋友的背影说道：

“夫人亲手做的枫糖甜饼是最最好吃的，其次是乳酪甜饼和姜饼。不过里面放了很多黄油，不喜欢油腻的人我就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好吃了。”

“哦。”

一开始就没有认真听的意思的亚克随便答应了一句，这时他听到了旁边的窗户从外侧传来了两声轻轻的叩击。

心想着难道会是……地拉开窗帘——他发出了欢呼声。

“乌兰！”

女骑士抓住放在身旁的剑站了起来，但亚克顾不上她的反应就打开窗户，把全身黑衣的幻兽王迎了进来。

在看到跳进屋里的年轻男性背后伸展开的黑色皮膜双翼，菲知道他是谁了。

“比预想的还要早啊。原想着会是明天早上以后呢。真的太好了。听说凭依魔法不能解除，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

亚克绽开了灿烂的笑容，为比预期还要早的再会而喜悦。关上窗子的他难得一见的饶舌，却在回过头来的时候中断了。

乌兰波克的嘴唇夺走了誓约者的言语。

亚肯杰尔慌了手脚。

虽然已有在多马他们面前做过的前例了，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在菲莲达面前展开如此浓厚的吻戏啊。

这样心想着，亚克尽量扭过身用一只眼瞟向好友——

果然，带着盛大的坏笑的她，边把甜饼送到嘴里，边快乐无比地看着好戏。

——呜哇啊……！

已经没法等对方放手了。亚克抓着乌兰的肩膀拼命地摇晃，意思是请他快停止这热烈的爱情表现。

幻兽王不情不愿地中止了接吻。

“你为什么不陶醉嘛。”

“这种情况下还能陶醉？我的心脏没强那种程度。”

“可炎烈王的时候就陶醉了。”

“才没有。”

因为这种从没想到的事情被责备,亚克惊愕地眨着淡水色的眼睛。

“你有。”

“没有。”

“最后不是陶醉地瘫在他身上了吗。”

“不能呼吸的话谁都会瘫软吧。你别把窒息和陶醉混为一谈。”

“哇哈哈哈哈!”菲莲达愉快的笑声在室内回响。

虽然被通红了脸的青年狠狠瞪着,她仍然不在意地笑着开了口:

“情侣吵架耶~真没想到会有眼看着亚肯杰尔和男朋友情侣吵架的一天啊~。菲我好感动!”

“……拜托了,饶了我。你不是有话要说的吗。”

“话说回来,你还不拿水过来啊。”

按最初的预定,青年给她拿水过来,乌兰跟在他的身后。

正咬着乳酪甜饼的菲,向黑发的少年招招手,请他坐在自己坐着的桌子对面的沙发上。

亲眼看来,虽然似乎还不到二十岁的样子,但那和年龄不相称的大胆表情和沉稳的态度,已经具备了幻兽王的威严。

他从正面直视着菲,眼角微微上挑的大大的黑色眼睛好像冬天的夜空一样清澈美丽。与那大胆的表情相反,模样却意外的纤细端正。

这孩子将来可期啊,她在内心这样想着——

“老女人。”

听到乌兰冷冷的一言,亚克差点把水罐摔到地上。

向着表情纹丝不变,喝着递过来的玻璃杯里的水的菲莲达,少年还在继续说下去。

“我才不会把亚肯杰尔给你。”

“乌、乌兰……!你跟菲说的什么话!”

把剩着水的玻璃杯放回桌上,女骑士哼地用鼻子笑了一声。

“我的确比你年长十二三岁,小朋友。不过啊,你要跟我找吵架还早了十年。你是在嫉妒塞法伊德吧。又有作为男人的魅力,又有包容力,人家比你可是强得太多啦。不是那样成熟的人的话,可是不能好好地保护亚克的。换言之,就是现在的你还配不上亚克。你会把气撒在我身上,就说明你是不成熟的家伙。嗯?怎么,说中了吧?”

把手放在脸色大变跳起来的少年肩上,亚肯杰尔严厉地要制止这场无聊的争吵。

“是你不好,乌兰。菲是我重要的朋友。我不希望你一见面就说出这么

无礼的话来。”

少年无言地看向对面。

看了那个态度，亚肯杰尔早早地死了要他道歉的心，代替他向朋友道歉：

“抱歉。他似乎心情不太好的样子。为什么你一上来就用这种吵架的口气？我没法理解你。”

“是那个吧？刚才猊下对我说的事情，也是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

“对了，是什么事？”

“现世最高地位的那位耄耋爷爷，这一次产生了新的野心。说要让外孙女的我和圣人大人联姻。”

少年放在膝盖上的手握成了拳。

“我和你结婚？虽说叫作圣人也不用做什么布教活动，可好歹也算是圣职者的吧？”

“从过去的例子来看，出现过几个是普通人的圣人，他们间的一半结了婚。你现在也是有着匹敌一国势力的一军之将了，按普通人的规矩也不算错。”

“你不是以将此身奉献给神明而拒绝了所有的亲事吗，猊下的外孙女出尔反尔可不太好吧。而且教团方面现在不是还没有真正支持我的军队的意思吗？”

“似乎是有用援助为借口的意思，就是这种程度而已，怎么样？反正猊下的寿命也不长了，就是这么会儿的事情。婚约的话你怎么考虑？”

抢在青年回答之前，难以忍耐的少年就抓住了誓约者的手腕。

“你要跟这个老女人结婚吗，亚肯杰尔。”

“绝对不许你再这么叫。如果你在我面前再说一次的话，我就再也不和你说话。”

“那个，你要跟这个大你非常多岁的女人结婚吗。”

“乌兰！”

菲爆笑出来。对着面红耳赤气到哆嗦的好朋友，施施然地挥挥一只手。

“随这个别扭小鬼喜欢叫就是。”

“怎么能随他称呼，他实在是太无礼了——都有你在了，为什么你还觉得我会和非结婚呢？乌兰你不相信我吗？”

“炎烈王……她说她作为政治结婚的对象无可挑剔……好男人跟好女人在一起，生下一大堆优秀的小孩，这就是生物的职责……”

乌兰波克垂着头，期期艾艾地说着。